



■陳家愉認為香港的粵劇比較淡雅，保留了最源頭的特色。

籌辦粵劇晚會戲說紅樓故事

陳家愉興趣事業融一體

2007年對於陳家愉來說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陳家愉手裡拿着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要去香港公開大學做老師。教書很能測試一個人的溫度，這些年下來，已經是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暨副教授的陳家愉，已經測試出了自己的獨有的熱度，「我在上課的時候很喜歡活潑的氣氛，會穿插一些自己知道的『冷門』知識去活躍課堂的氣氛。」陳家愉教授中國文化、粵劇翻譯研究，自己也唱粵曲。親民的老師與許她不是第一個，但是愛唱粵曲的年輕教授卻屈指可數。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攝：莫雪芝

早在多年前，香港公開大學已經完成了一個從進修學院到大學的體制轉變，但是仍有不少市民對它的性質有誤解，「我教授的課程主要是翻譯，但也會開設許多關於研究的課程。」研究類型的課程社會實用性不高，但仍然受到學生熱愛，與她的真摯離不開。

唱粵曲的大學教授

陳家愉教中國文化、粵劇翻譯研究，自己也唱粵曲。「粵劇大部分都是悲劇。」陳家愉覺得自己一定是一個非常感性的人。她說：「大約是因為悲劇的感染力比較大，譬如《陳世美不認妻》這種曲目，聽眾便很容易感同身受，從而體味到劇中的情感。」感性也蔓延到她的生活中，副教授的辦公室中，竟然放滿了兔子造型的公仔，童真呼之欲出。

籌辦今年6月1日的香港公開大學三十周年校慶晚會，陳家愉將自己的看家本領拿了出來，與學校各方商議，決定用粵劇的方式演出，「我們想做一個別開生面的活動，是以前沒有過的類型。」粵劇比較冗長，通常是四個多小時，就算只一段折子戲也長得不得了，陳家愉怕觀眾嫌悶，她說道：「所以我們這次做了一些嘗試，將段落變短，比較沒有這麼『悶』。」短而精，是他們追求的理想效果，「我們盡量將每段折子戲變短，將它變成人的注意力能接受的二十分鐘內，同時也是選擇最精彩的段落。」

陳家愉喜研究《紅樓夢》，這次也將「寶玉」的故事搬到舞台上，「選擇大眾化一些的故事，比較能為人所接受。」但是她不唱，「我不是專業表演者，業餘的粵曲表演者通常只學習唱腔，『曲』與『劇』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東西。」學校便邀請了包括粵劇名伶謝國璋、李秋元等前輩前來演出，而愛唱粵曲的她卻不唱，作為東道主只負責做司儀。

粵劇作為一種源遠流長的民間藝術，源頭已無法追溯，但廣東省與香港的粵劇，還是有一些不同。陳家愉說：「廣東的粵劇比較發展過的，我個人猜測他們覺得在傳統藝術上應當有些更豐富的東西，所以比較華麗。」而香港的粵劇比較淡雅，保留了最源頭的特色，她解釋道：「就像廣東話也是一種很古雅的语言。比如『傾偈』就是一種古文，廣東話中的『係』字在古文中也是『是』的意思。」談到這裡，陳家愉恢復了一種教授的俏皮開始講解典故，「我經常在上課的時候打岔，跟同學們聊一些這種小故事。」



陳家愉喜研究《紅樓夢》。 莫雪芝攝

《紅樓夢》的中西共振

說起《紅樓夢》的影響力，大概已無法用措辭贅述，即便是陳家愉最喜歡的一本書，她也明白研究成果已面世太多。「所以要用英文」她笑道：「其實用中文的話，已經有九萬多人在前，這個必要性也不太大。」用英文做研究，實則是運用在英國留學時熟稔的西方理論知識，加之自己的翻譯能力，從而完成由西式起源，再最終將中式文化發揚到西方的過程，陳家愉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一種方式：「我對中國文學很感興趣，所以在博士學位的時候選擇了中國文學，但是用英文去研究。」除了語言的特點以外，她認為用西方的脈絡去看待中國文化同樣有趣，「當我用英文去研究中國文學的時候，我覺得是很融合的，那種感覺很奇妙。」

「我從十二歲初次接觸《紅樓夢》，以當時的年齡來說只能看懂一些故事情節。」小小的陳家愉偶然讀到姐姐買回家的《紅樓夢》，這便開啟了她與這本經典名著緣分的瞬間。再之後，每隔一段時間，陳家愉總是再看便越發掘出這本書中承載的不同意義，叫她禁不住感嘆中國文學的天然魅力。「等到再大一些，能夠洞悉出書中有些故事值得抽絲剝繭。」她的書架上陳列着數排關於《紅》的研究著作，「《紅樓夢》最棒的地方就在於留下了這些所謂『未完成』的部分，讓後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紅樓夢》就像是一扇為陳家愉洞開中國文學的大門，讓她探出身去，看到更廣闊又悠然的世界，讓她在那個世界中找到自己平生的知識與興趣，更能以自己的興趣作為一生的事業，她是一個幸運的人。

「我也能理解有些學生會覺得看這本書的難處，但我會用自己的方式去引導他們得到樂趣。」被陳家愉教授引導的學生，也同樣幸運。



陳家愉教授中國文化、粵劇翻譯研究，自己也唱粵曲。

找到不斷變化的自己

陳家愉不認為自己是個多「成功」的人，但她的女性意識很明確。「讀博士的時候，我在尋找研究的對象，最終找到一個叫作朱淑真的南宋女詩人。」她對朱淑真的生平感到好奇，「她在當時的社會比較受到爭議，似乎在她的詩詞中，有許多沒有『婦德』的事情，這些爭議讓我發展出一些關於女性主義的想法。」

在研究朱淑真的過程中，陳家愉覺得自己的世界觀也在不斷變化，「不要將自己典型化，不一定要Type A或者Type B。」陳家愉覺得現在的女性，大部分也都能夠做到C的選項，她覺得尤其是女性在社會上如何自處的話題更甚，「其實香港對女性很寬容，我覺得自己在這個社會中已經非常幸運了。」

與對《紅樓夢》的理解如出一轍，陳家愉每隔一段時間回頭看看自己，覺得在逐步變化中也找到不斷變化的自己，真好！



陳家愉籌辦香港公開大學三十周年粵劇晚會。

王劭音：我生下來就是為了畫畫

山水與花卉，在當代水墨藝術家王劭音的筆下，既保留本然的素雅，又重新演繹為另一番姿態。無論是油畫顏料的反覆塗抹，還是以點構成的拼接大尺幅水墨，都在講述創作的另一種新的可能性。檢視自己數十年的繪畫生涯，王劭音說：「我彷彿生下來就是為了畫畫，心思都在畫上，對其他的事情沒有興趣。」

王劭音的個人展覽《大山水》早前於包氏畫廊舉行，展出他的30多件繪畫作品，包括油畫、水墨畫以及木刻版畫等，橫跨他在過去二十多年的創作，展現創作多樣性，其中部分作品將由6月3日至21日繼續在3812畫廊展出。他認為，自己的當代水墨作品與香港這個很「洋」的城市自有契合之處，希望藉展覽將宏觀上的中國文化景觀展現給香港觀眾。

鍾情山水

當走近展覽中的大尺幅水墨山水作品《蕭山平湖》時，既被無數深淺不一的「點」所吸引，又清楚見到若干並不「完美」的拼貼痕跡。他解釋道，「點」的來源甚廣，可以追溯到印刷的網點，版畫中以圓口刀刻出一個個洞，中式園林中鋪路的鵝卵石，以及受到點彩畫派的代表畫家Georges Seurat的影響等，「我接觸水墨時也是以傳統的山水開始，當遇到不满意的畫作，我想到『點』可以改變物體的結構，使用『點』來修改不滿意的地方，處理好畫面的構成關係。」這是他第二次

試驗將十幾張水墨畫拼成一幅大尺幅作品，其中同樣經歷了長期的反覆修改。

「中國山水蘊含深刻的哲學文化內涵」，這是王劭音鍾情山水題材的原因，但他並沒有聚焦於某一座具象的名山大川，而是在更宏大的層面上，將個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化為一種抽象的觀照。他喜愛經歷時光積澱的厚重韻味，也希望自己的創作可以真實表現自己作為一個當代中國人的思想和情緒。但與傳統中國畫的一氣呵成不同，他會在同一張宣紙上反覆修改，正反兩面翻轉甚或上下倒轉，不受局限。

無心插柳

生於1941年的王劭音現工作生活於上海，他的繪畫之路略顯曲折，從版畫到油畫，再到水墨，每個階段歷經二十年，是機緣巧合，也是順其自然。但萬變不離其宗，「儘管畫種變化很大，但中心思想不變，我一生所想要追求的也從未變化。早期我接收的多是西方美術知識，這反而使我對中國文化愈加產生興趣，想要通過作品把它發揚光大。」他現時的水墨創作，難以避免會受到早前版畫和油畫的影響，「早期的版畫經驗對我的創作很有幫助，每個畫種的藝術語言都不同，恰好可以互相借



■《蕭山平湖》，水墨畫本，132.2 cm x 427.2 cm，2018



■《花卉方陣》，布面丙烯，100 cm x 100 cm，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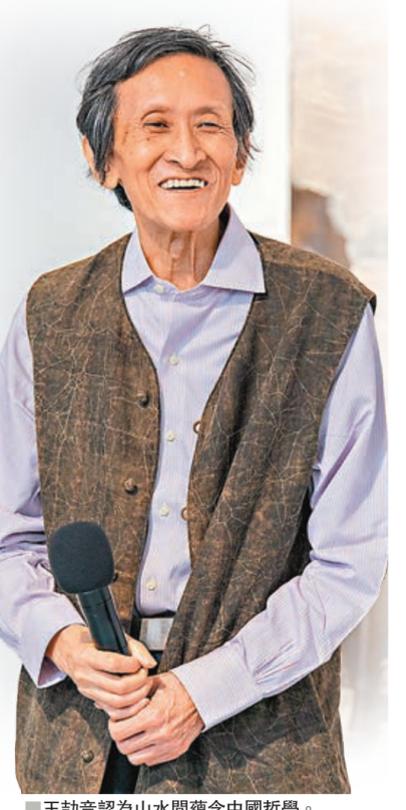
■王劭音在展覽中即場創作。

鑒，汲取營養。」

「創作靈感無處不在，但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他總是在畫室內寫寫畫畫，有些作品落筆後新想法源源不絕，有些則遇到瓶頸，需要擱置一段時間再找契機完成。他直言不喜歡自己處於有序的狀態，也沒有太多關於未來的計劃，通常是邊動手邊思考，「有的畫家是『有心栽

花』，而我總是『無心插柳』，不打算稿才好玩。也許我本來想要畫一幅山水，趁着有靈感立刻動筆，畫着畫着卻發現感覺不對，靈感不靈了，這時我會把畫翻個身再看，也許山水就看起來像花卉了，我便順勢將它畫成了花。」他笑着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及3812畫廊提供



■王劭音認為山水間蘊含中國哲學。